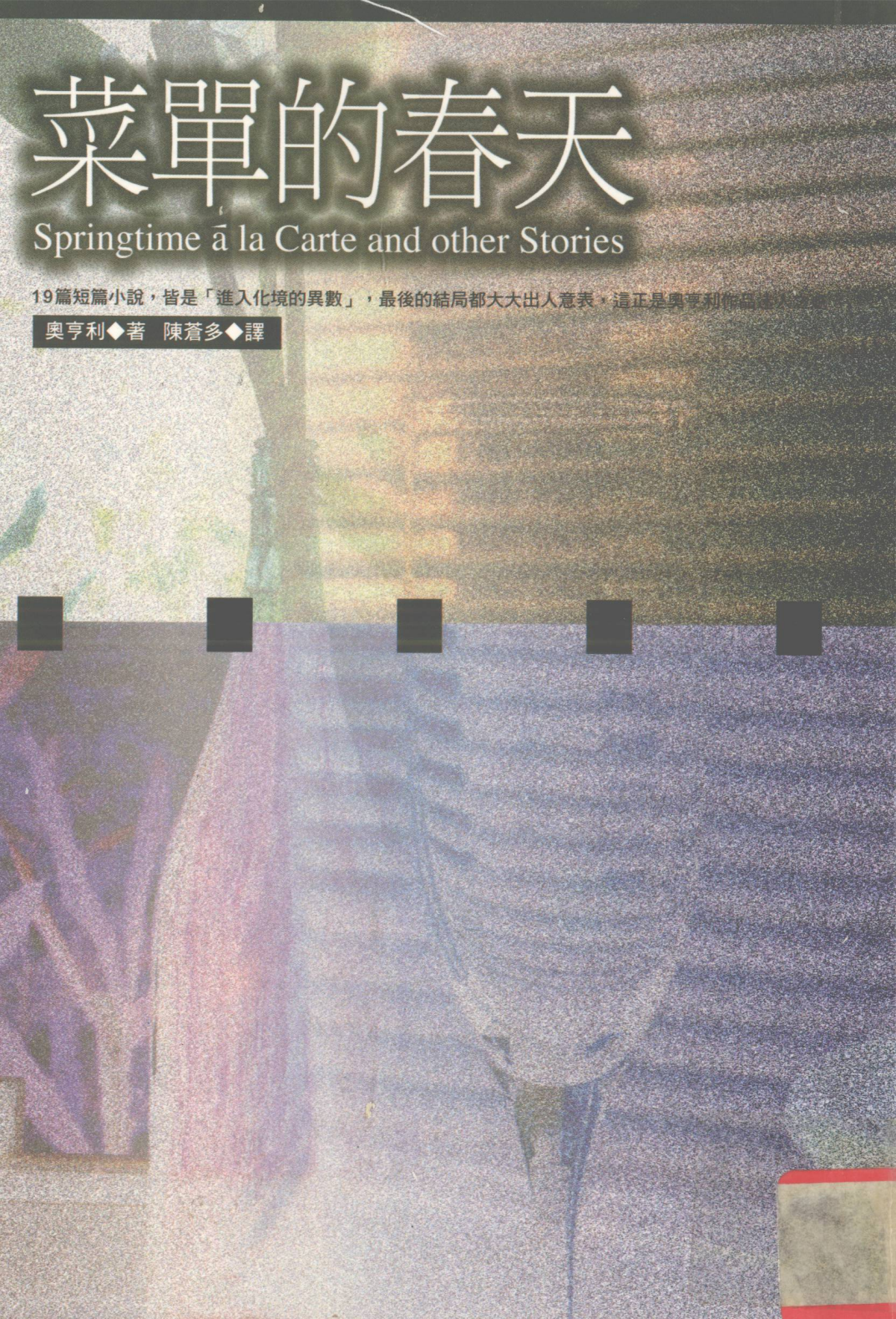


菜單的春天

Springtime à la Carte and other Stories

19篇短篇小說，皆是「進入化境的異數」，最後的結局都大大出人意表，這正是奧亨利作品迷人之處。

奧亨利◆著 陳蒼多◆譯



【譯者簡介】

陳蒼多

臺灣人，1942年生。

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教授。
教學之餘從事翻譯工作，偏愛性愛哲學與人生哲學。

吸收欲與發表欲皆強，浸淫書海，流連於知識王國之中，
不知老之將至。

新雨十年，讀者請剪下印花，集滿十個寄回本社，可換取 200 元以下之本社任何出版品。

（回函註明索取書名。如有缺書將以同價位之其它書籍代替。）



贈 書 印 花

菜單的春天

Springtime à la Carte and other Stories

奧亨利◆著 陳蒼多◆譯

譯序

寫短篇小說寫得像奧亨利那樣進入化境，可真是異數。奧亨利的作品的「註冊商標」——「意外的結局」——是令人百讀不厭的主因，也是他的譯本在市場上歷久不衰的因素之一。

奧亨利的作品迷人，本人的經歷也相當不凡。

他曾是幽默雜誌《滾石》(The Rolling Stone)的編輯與發行人。他曾被控挪用公款而逃到中美洲，以那兒為背景寫下了《包心菜與國王》(Cabbages and Kings)。最後他在獄中度過了三年多的鐵窗歲月，並利用這個機會寫作、投稿。顯然，監獄是作家的溫床。

他的作品幾乎篇篇珠璣，我取其中一篇〈菜單的春天〉為書名，表示它可以跟較為人熟知的〈聖誕節禮物〉和〈最後一葉〉比美。

目錄

譯序	3
飯店中的世界人	7
遊民	15
艾克蕭恩斯坦的媚藥	22
財神和射手	29
菜單的春天	39
車夫座位	48
忙碌經紀人的羅曼史	55
窮吝嗇鬼情人	61
做不能做的事	70
天堂的過客	77
鐘擺	85

感恩節紳士	92
紐約人的構成	99
失去的混合液	107
黑人住宅區悲劇	115
仲夏武士之夢	124
伯爵和婚禮客人	132
車子等的時候	142
婚姻的準確科學	150

飯店中的世界人

午夜，飯店裡的人很擁擠。不知爲什麼，進來的人並沒有注意到我所佔的小桌子，桌子旁邊的兩張空椅子，以唯錢是圖的好客之情，向蜂湧而至的顧客伸展出手臂。

然後，一位世界人坐在其中一個座位，我很高興，因爲我有一個理論：自從亞當的時代以來，並沒有真正的世界公民存在著。我們聽過世界公民，我們在很多行李上看到異國的標籤，但我們發現旅行者，而不是世界人。

我請求你們考慮飯店的情景——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排裝上皮套的靠牆座位、歡愉的同伴，以及穿著半正式服裝的淑女，她們明顯而又巧妙地一致談著嗜好、經濟、財富或藝術；還有勤勞又喜愛贈品的侍者，加上那種傷害作曲家但卻明智地迎合所有人的音樂；再有就是談話和笑聲的混合——還有，如果你想要的話，高玻璃圓錐體中盛有烏茲貝格啤酒，而高玻璃圓錐體對著你的嘴唇彎曲著，就像成熟的櫻桃在樹枝上轉向一隻椋鳥的喙喙。來自毛奇·春克的一位雕刻家告訴我說：這種情景是真正的巴黎風情。

我旁邊這位世界人名叫E·拉斯摩·科南，明年夏天，人們在科內島會聽到他的消

息。他告訴我說，他要在那兒擺設一種迷人的新東西，提供王公們娛樂。然後，他天南地北地談起來。他以熟悉又輕蔑的模樣，將圓形的偉大世界掌握在自己手中，世界似乎不比客飯朱樂中的一顆馬拉斯齊諾櫻桃的種子來得大。他以不敬的態度提到赤道，他從一個大陸迅速談到另一個大陸，他嘲蔑各個地理區域，他用餐巾拭去外洋。他的手一揮，談到海德雷巴的一處雜貨市集。撲撲！他帶你到拉普蘭這個地方滑雪。颼颼！現在你已在奇萊卡希奇這個地方跟夏威夷土著騎著碎浪。嘶嘶！他拉著你穿過阿肯薩斯一處「次橡樹」沼澤，讓你在他的艾達荷農場的鹹質平原上曬乾一會，然後把你投向維也納大公爵的社交圈中。未幾，他又在告訴你：他有一次在芝加哥吹風時患了傷風，還有，老伊斯卡米拉如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以「楚楚拉」這種雜草的熱氣浸漬治癒傷風。你會寫一封信給「宇宙太陽系地球的鄉紳E·拉斯摩·科南」，然後拿去投郵，相信信件會送到他的手上。

我確知自己終於發現了亞當以來的真正世界人，我注意聽著他的世界性談論，唯恐會在其中發現純粹環球觀光客的地方色彩。但他的意見從來不曾動搖，也不曾顯得衰頹無力；他對於城市、國家以及大陸都表現得很公正，就像風或地心引力一樣公正。

當E·拉斯摩·科南閒聊著這個小星球時，我很高興地想到一位幾乎是「世界人」的偉大人物；他為整個世界而寫作，並且獻身於孟買這個地方。他在一首詩中說：地球

的各個城市之間表現出高傲和競爭的意味，「出生於城市的人到處做生意，但卻緊抓住城市的邊緣，就像孩子緊抓著母親的長上衣。」每當他們走過「不知名的喧囂街道」，就記起自己出生的城市——「最爲忠實、愚蠢、慈愛；那爲人輕喚的名字成爲約定中的約定」。我很高興，因爲我抓到了這個詩人吉卜林（Kipling）先生的小辮子。我發現他其實不是一個塵世的人；他不以狹窄的心胸誇談自己出生的地方或國家，就算他是如此，他也是以火星人和月球的居民做爲襯托，來誇談他的整個圓形地球。

這些話題從第三個角落旁的E·拉斯摩·科南身上，加快傳到我們的桌子。當科南在對我描繪西伯利亞鐵路沿線的地勢圖時，管弦樂隊漸漸演奏出一闕混合曲。結束的曲子是「狄克西」，而當令人興奮的音符滾滾流瀉出來時，幾乎從每張桌子的地方都迸發出很響亮的鼓掌聲，幾乎淹沒了音符。

我們值得用一段文章來說：這種驚人的情景，每晚在紐約市無數的飯店中都可以看到。爲了提出見解來說明這種情景，數以噸計的啤酒已被消耗掉了。有人很快地猜測：城中的所有南方人，都在夜幕籠罩時急忙來到飯店。北方城市讚賞「反叛」態度，這種對「反叛」態度的讚賞，確實令人微感困惑；但卻並不是不可解釋的。有一些因素使得「南方」在曼哈頓之中成爲一種「時髦」，包括以下的因素：與西班牙的戰爭、多年的薄荷和西瓜豐收、紐奧良賽馬中的一些意外獲勝者，以及構成北卡羅萊納州社交界

的那些印第安那州和堪薩斯州公民所舉行的出色宴會。妳的指甲美容師會口齒不清而輕聲地對妳說：妳的左手食指，確實很使她想起維吉尼亞州理奇蒙地方一位男士的食指。哦，確實是如此，但現在很多女士必須工作——你知道，戰爭的緣故——手指難免變粗。

當管弦樂正在演奏「狄克西」時，一位黑髮的年輕人從什麼地方跳起來，發出莫斯比游擊隊的叫喊聲，瘋狂地揮動軟邊帽子。然後，他遊蕩過煙霧，坐進我們桌子的空位，取出了香菸。

晚上的這段時間，人們不再顯得拘束保守。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向侍者要三份烏茲貝格啤酒；黑髮的年輕人微微一笑，點點頭，表示他也是要同樣的酒。我很快問他一個問題，因為我想試驗自己所擁有的一個理論。

「請你告訴我，」我開始說：「你是否來自——」

「對不起，」他說：「我一直就不喜歡聽到人家問這個問題。一個人是什麼地方來的，這又有什麼要緊呢？以一個人的郵遞地址來判斷一個人，這樣公平嗎？嗯，我曾看過討厭威士忌的肯塔基州人，看過不是波卡洪斯人子孫的維吉尼亞州人，看過沒有寫過一本小說的印第安那州人，看過沒有穿天鵝褲子而把銀元縫在接合口的墨西哥人，看過好笑的英國人、節儉的北方佬、冷血無情的南方人、心胸狹窄的西部人，以及忙碌的紐

約人——他們太忙，無法在街上停留一小時，看著一位只有一隻手臂的雜貨店店員用紙袋包裝曼越橘。就讓一個人成爲一個人吧，不要以任何區域的標籤來阻礙他。」

「對不起，」我說：「但我的好奇心並不是完全無聊的。我了解南方；當樂隊演奏『狄克西』時，我喜歡觀察人們的反應。我相信：如果有人表現特別的狂熱和假裝的區域性忠心，而爲這首曲子喝采，那麼，他一定是新澤西州色考克斯地方的人，不然就是位於穆雷山文化會館和哈倫河之間的地區——也就是本市——的當地人。我本來正要詢問這位男士，試驗自己的意見，但你卻以你自己——我必須坦白說，以你自己較廣泛的理論——打斷我。」

此時，黑髮的年輕人跟我說話了；很顯然，他的內心也根據自身固定的模式思想著。

「我想成爲一個玉黍螺，」他神秘地說：「在一處山谷頂端，唱著『啞——雷囉——雷囉。』」

這顯然太曖昧，所以，我又轉向科南。

「我環遊世界十二次之多，」他說：「我認識亞培拿維克的一個愛斯基摩人，他派人到辛辛拿提買領帶，我也在烏拉圭看到一個趕羊的人，他在一次『戰鬥溪』早餐食物猜謎競賽中贏得獎品。我整年爲埃及開羅的一個房間以及橫濱的另一個房間付房租。我在

上海讓偷偷摸摸的人在一間茶屋中等我，我在里約熱內盧或西雅圖的時候，不必告訴他們如何煮我的蛋。這是一個極佳的古老小世界。如果誇口說來自北方、南方、谿谷中的古老邸宅、克利夫蘭的歐幾果德街、英國的『尖峯』、維吉尼亞州的費爾發克斯郡、虎利根的沼地，或者任何地方，這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我們不再只是某一個發霉的城鎮或十畝沼澤地的傻瓜——就因為我們湊巧出生在那兒，那麼，這世界就會變得較美好。」

「你似乎是一個真正的世界人，」我表示讚賞地說：「但你也似乎會責難愛國精神。」

「這是石器時代的遺跡，」科南熱心地說：「我們全是兄弟——中國人，英國人，祖魯人，巴達哥尼亞人，以及考河河曲地方的人，都是兄弟。有一天，對於一個人的城市、國家、地區或鄉村所感覺到的這一切卑鄙的自傲，將會被去除掉，而我們全會成為世界的公民，我們是應該這樣。」

「但是，當你在異國流浪時，」我堅持地說：「你的思想難道不歸屬於某一個地點——某一個可親而——」

「連一個地點也不歸屬，」E·拉斯摩·科南輕率地打斷我：「這塊陸上的、球狀的、行星的地方，兩極微微扁平，所謂的『地球』，是我的住所。我在國外遇見本國的很多被目標所束縛的公民。我見過芝加哥來的人，在有月光的夜晚坐在威尼斯的一艘平底

船上，誇口大談他們的排水運河。我見過一位南方人在被介紹給英國國王時，眼睛一眨也不眨，告訴國王說，他母親的姑婆與查爾斯頓的培金斯家人是姻親。我知道有一個紐約人，被一些阿富汗的土匪綁架，索取贖金。他的家人把錢送去，然後他得以和經紀人一起回到卡布爾。『阿富汗人嗎？』當地人透過一位翻譯對他說。『嗯，他們不很遲鈍的，你認為嗎？』『哦，我不知道，』他說，並且開始告訴他們一位計程車司機的事，這位計程車司機是在紐約第六街和百老匯開車。那些想法都不合我的意。凡是直徑不超過八千哩的東西都不會束縛我。就叫我是地球區域的公民E·拉斯摩·科南吧。』

我們的這位世界人做出很明顯的再見手勢，離開了我，因為他認為自己透過閒談和煙霧看到了一個自己所認識的人。所以剩下我跟那個想成為玉黍螺的人待在一起，而這個人卻滿肚子是烏茲貝格啤酒，沒有進一步的能力說出自己的志向，也就是「唱著歌，棲息在一處山谷的頂端」。

我坐在那兒，沉思著那位很明顯的世界人，懷疑詩人怎麼錯過了牠。牠是我發現的，我相信牠。怎麼樣呢？「出生於城市的人，到處做生意，但卻緊抓住城市的邊緣，就像孩子緊抓住母親的長上衣。」

E·拉斯摩·科南並不這樣。整個世界做為牠的——

我的沉思被飯店的另一部分所傳來的一種可怕噪音和衝突所打斷，我透過坐著的顧

客的頭部上方，看到E·拉斯摩·科南和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在激烈地打鬥。他們像巨人一樣在桌子之間打架，玻璃杯摔破了，人們撿起他們的帽子，又被擊倒了下去，有一個黑髮女郎尖叫著，一位金髮女郎開始唱〈戲弄〉這首歌。

這個世界人正在維持「地球」的自傲和名聲，而侍者形成有名的游擊楔形，接近兩位打鬥的人，把還在抗拒著的兩人帶到外面。

我叫來一位叫麥卡錫的法國侍者，問他發生衝突的原因。

「那個結紅領帶的人（就是那個世界人），」他說：「因為對方談到他家鄉的遊民人行道以及水供應，所以生氣了。」

「怎麼了，」我說，感到很迷惑：「那個人是一位世界公民——一個世界人。他——」

「他說，他本是來自緬因州馬塔汪奇地方的人，」麥卡錫繼續說：「他不能忍受別人貶損他所來自的這個地方。」